

坐怀不乱的老公抵不过“白富美”的诱惑
“高富帅”的花花公子抵不过围城的诱惑

灯红酒绿迷了眼，纸醉金迷蒙了心。
并不是我们想要再婚，是因为现实总有太多的无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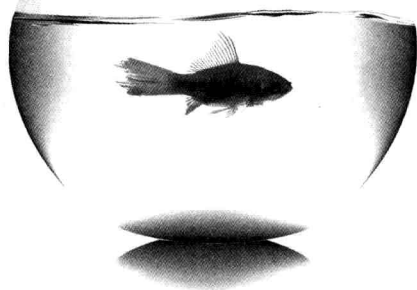
再婚

水湄伊人◎著



再婚

水湄伊人◎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婚 / 水湄伊人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29-05363-5

I. ①再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2639 号

再婚

ZAIHUN

水湄伊人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曾 玉

策划编辑: 王传丽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装帧设计: 道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新世界文慧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制版

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印张: 16 字数: 280 千字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363-5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1 离就离吧

苏伦姿势优雅地撩了下秀发,似乎特意让张纪年看到她那新做的指甲,然后兰花指一翘:“你的户口簿、银行卡、社保医疗卡啥的都放在那个抽屉的,里面没有我的东西了,呃,这个离婚证,你爱扔哪就扔哪,如果想一天三朝拜也随便你。”

她又环视了下四周:“我爱穿的衣服也整理走了,其他的什么衣服啊首饰啊,我都不要了,你爱咋处理就咋处理吧,这些也是好货,男人嘛,还是得找个女人过活的,这些东西说不定你以后的女人用得着,当然,如果她身材有我好的话。”

张纪年冷冷地说:“难为你这么设身处地地为我安排后事,不劳你费心。”

“别这样嘛,男人嘛,要宽容大度,拿得起放得下,咱以后碰到的机会肯定不多,那里,都是些高档住宅区,离这里有点远,扯句话也挺不容易的。”

听得张纪年眼珠子白多黑少,他越来越有点懊恼,真不明白,他们相恋三年,拿小红本一年,还是裸婚来着,那时候,他啥都没有,苏伦也跟着他傻傻地过日子,他觉得一直委屈了她,啥事都抢着自己干,菜是他买的,饭是他烧的,衣服轮着洗,苏伦也偶尔做一些抹抹桌子,掸掸灰尘的小家务,小日子也其乐融融的。半年前弄了一小套房,小是小有点,虽然还是按揭的,但也毕竟有自己的窝了,日子貌似也有点奔头了,似乎也朝着小康挺进了,但是,怎么反而出问题了昵?

自从她去了保险公司,薪水一月比一月涨,秀甲店与美容院也去得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勤快,衣服与化妆品一天比一天多,而在家里的人影却一天

比一天少，白天说在公司，晚上说要去跟客户碰碰面，联络联络感情，熟悉熟悉业务，培训培训相关知识，后来搞定一个叫钱国忠的客户，据说，这钱国忠还是当着什么官来着，跟他签了几个单子后，居然，把她心与身体统统给签走了。

难道姓钱的就钱多？我怎么不姓金啊？

在钱国忠糖衣炮弹、人民币、鲜花外加人肉的轰炸中，苏伦像一幢拆迁房一样已经摇摇欲坠，最后当那幢漂亮别墅的钥匙落在她手心时，苏伦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堡就彻底沦陷了。

这么禁不起诱惑的人，当初怎么会跟他那么不计任何条件地裸婚来着？至今他都没想通这个问题。

越想张纪年就越觉得气恼：“您不觉得您站在这里很辱您的身份吗？像您这么高贵漂亮又视钱财如粪土，不对，应该是视粪土如钱财的美人儿，怎么样都得住在别墅区，过着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整天麻将、美容院、高档会所的生活，来这太掉身份了，您还是回您的别墅里去，我这地方，真不是您待的，再待几分钟，您就不怕多沾了晦气？”

苏伦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：“你——什么话啊——”

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又改回了那种娇媚的语气：“嗯，知道啦，马上下来啦，就拿走几件衣服呗。”

接着，她正颜对张纪年说：“你说我变了也好，说我这个女人太现实太虚荣贪财无度唯利是图也好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每个女人的心底，都需要一个家，一个完美的家，这个家并不仅仅是完美的爱情组成的，还有个重要的硬件，是房子！咱都待在一起四年了吧，我们穷尽了积蓄，最后却买了这个 60 平方的小房子，还得还贷，就这么个破房子把我们所有热情都弄没了，把我们的思想都压垮了，每天都得算计着怎么省钱，怎么还贷，但是你呢，还是那么不思进取，拿着那么一点可怜的薪水，就感觉很满足了似的，你就不能换个事来做吗？就不能自己拼搏一下？嫁一个没钱的男人可以，但是，嫁一个没钱又没志气的男人，纯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笼子，一个装满了生活压力的笼子！”

苏伦像是终于把自己多年来的不满给发泄完毕了，语气便有点软了下

并不是我们喜欢离婚,是因为现实有着太多的无奈。

并不是我们想要再婚,是因为谁都有着再次追求幸福的权利。

——题记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离就离吧 / 001 | 21 被跟踪 / 129 |
| 2 小事儿不小 / 009 | 22 新欢旧爱 / 135 |
| 3 柳暗花明 / 017 | 23 前妻的诉苦 / 140 |
| 4 炒房团 / 022 | 24 三个男人 / 147 |
| 5 前妻 / 027 | 25 红颜来投奔 / 151 |
| 6 讨好失败 / 032 | 26 男人的花肠子 / 156 |
| 7 计划识破 / 039 | 27 缪青铜宣布再订婚 / 164 |
| 8 还是离婚 / 046 | 28 分裂 / 171 |
| 9 婚姻是个坎 / 050 | 29 余多的婚危 / 175 |
| 10 三个男人三场景 / 058 | 30 逃离婚与抗战 / 180 |
| 11 后妈 / 062 | 31 初步取胜 / 186 |
| 12 初战不利 / 068 | 32 钱国忠的瓶颈 / 190 |
| 13 两桩不成功的艳遇 / 074 | 33 陈璇的迷魂阵 / 196 |
| 14 薛小雪的事业 / 083 | 34 叶落落无果的相亲 / 201 |
| 15 东窗西窗 / 091 | 35 爱情很纠结 / 206 |
| 16 绑架 / 100 | 36 乐极生悲 / 210 |
| 17 突发事件 / 107 | 37 惊天变故 / 220 |
| 18 因为小可 / 113 | 38 那些坚决的放弃 / 225 |
| 19 杭州小恋 / 117 | 39 探狱 / 236 |
| 20 家战爆发 / 124 | 40 婚礼进行曲 / 243 |

1 离就离吧

苏伦姿势优雅地撩了下秀发,似乎特意让张纪年看到她那新做的指甲,然后兰花指一翘:“你的户口簿、银行卡、社保医疗卡啥的都放在那个抽屉的,里面没有我的东西了,呃,这个离婚证,你爱扔哪就扔哪,如果想一天三朝拜也随便你。”

她又环视了下四周:“我爱穿的衣服也整理走了,其他的什么衣服啊首饰啊,我都不要了,你爱咋处理就咋处理吧,这些也是好货,男人嘛,还是得找个女人过活的,这些东西说不定你以后的女人用得着,当然,如果她身材有我好的话。”

张纪年冷冷地说:“难为你这么设身处地地为我安排后事,不劳你费心。”

“别这样嘛,男人嘛,要宽容大度,拿得起放得下,咱以后碰到的机会肯定不多,那里,都是些高档住宅区,离这里有点远,扯句话也挺不容易的。”

听得张纪年眼珠子白多黑少,他越来越有点懊恼,真不明白,他们相恋三年,拿小红本一年,还是裸婚来着,那时候,他啥都没有,苏伦也跟着他傻傻地过日子,他觉得一直委屈了她,啥事都抢着自己干,菜是他买的,饭是他烧的,衣服轮着洗,苏伦也偶尔做一些抹抹桌子,掸掸灰尘的小家务,小日子也其乐融融的。半年前弄了一小套房,小是小有点,虽然还是按揭的,但也毕竟有自己的窝了,日子貌似也有点奔头了,似乎也朝着小康挺进了,但是,怎么反而出问题了昵?

自从她去了保险公司,薪水一月比一月涨,秀甲店与美容院也去得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勤快,衣服与化妆品一天比一天多,而在家里的人影却一天

比一天少，白天说在公司，晚上说要去跟客户碰碰面，联络联络感情，熟悉熟悉业务，培训培训相关知识，后来搞定一个叫钱国忠的客户，据说，这钱国忠还是当着什么官来着，跟他签了几个单子后，居然，把她心与身体统统给签走了。

难道姓钱的就钱多？我怎么不姓金啊？

在钱国忠糖衣炮弹、人民币、鲜花外加人肉的轰炸中，苏伦像一幢拆迁房一样已经摇摇欲坠，最后当那幢漂亮别墅的钥匙落在她手心时，苏伦这座摇摇欲坠的城堡就彻底沦陷了。

这么禁不起诱惑的人，当初怎么会跟他那么不计任何条件地裸婚来着？至今他都没想通这个问题。

越想张纪年就越觉得气恼：“您不觉得您站在这里很辱您的身份吗？像您这么高贵漂亮又视钱财如粪土，不对，应该是视粪土如钱财的美人儿，怎么样都得住在别墅区，过着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整天麻将、美容院、高档会所的生活，来这太掉身份了，您还是回您的别墅里去，我这地方，真不是您待的，再待几分钟，您就不怕多沾了晦气？”

苏伦的脸青一阵白一阵：“你——什么话啊——”

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又改回了那种娇媚的语气：“嗯，知道啦，马上下来啦，就拿走几件衣服呗。”

接着，她正颜对张纪年说：“你说我变了也好，说我这个女人太现实太虚荣贪财无度唯利是图也好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每个女人的心底，都需要一个家，一个完美的家，这个家并不仅仅是完美的爱情组成的，还有个重要的硬件，是房子！咱都待在一起四年了吧，我们穷尽了积蓄，最后却买了这个 60 平方的小房子，还得还贷，就这么个破房子把我们所有的情都弄没了，把我们的思想都压垮了，每天都得算计着怎么省钱，怎么还贷，但是你呢，还是那么不思进取，拿着那么一点可怜的薪水，就感觉很满足了似的，你就不能换个事来做吗？就不能自己拼搏一下？嫁一个没钱的男人可以，但是，嫁一个没钱又没志气的男人，纯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笼子，一个装满了生活压力的笼子！”

苏伦像是终于把自己多年来的不满给发泄完毕了，语气便有点软了下

来：“你说，我对你还有什么指望，我已经过够了这种生活。我不想以后有了个孩子，还要让他生活在负债的阴影里，让他生活在捉襟见肘的阴影里，还要纠结于给他吃国产奶粉还是进口奶粉，我要给他最好最完美的东西，给他优雅的生活！OVER！”

苏伦走的时候，也走得那么优雅，他从来都没发现，苏伦其实真的挺漂亮的，以前他怎么就没发觉呢，可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只知道茶油米醋令她忽略去挖掘自己的美，现在，她终于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漂亮到让所有的男人都眼馋，漂亮到能顺手给他张纪年一顶绿帽子后，再飘飘然地钻进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车里，而那个男人，还有着并不小的孩子，最要命的是，他张纪年，居然还找不出一条恨她的理由来。

张纪年颓然地倒在沙发上，他实在不明白，自己在任何人眼里的五好丈夫，就这么被苏伦全盘否定，并一脚给踹了，就因为没钱？就因为他太窝囊了？活了三十个年头也没活出个出息来？

他站起身走到窗口，看着那辆银灰色的宝马驶了出去，似乎还能看到苏伦那优雅的影子，突然恨恨地想，她当后妈也能当得很优雅吗？

张纪年感觉胸闷得紧，来来回回在这小屋子里窜了很多回，他从来没有觉得这屋子小，两个人生活是够了，不过以后有孩子了确实会很挤，当时自己怎么没想到呢？更好更大的当然有，但是贵啊，难以承担，总不能把两个人的薪水都拿来还贷吧，难道光喝白开水就能活人？

他还记得自己当时还经常半夜笑醒，怎么的，咱也是个有房族了，不用老是为了找个像样点的出租房而东奔西跑，这个城市啊，有多少人还为房子拼命啊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付得起首付的，可是，哪想一山另比一山高，一个别墅轻易就把它比下去了，一点都不含糊，是啊，就算稍宽敞点的房也比它强，何况是价值几千万的别墅，这不等同于蚂蚁跟大象么？

今天被苏伦这么一嫌弃，他也感觉到这屋子真像一个笼子，困得他透不过气来，那种平和的小男人心态全没了，老婆跟别人跑了，留下这个小破房还得他每月还贷，他能平和得起来？

男人一有事，一般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闷死在心里，嚼烂了狠狠地吞下去，要么就找个出口发泄。他掏出手机，给哥们儿余多打电话，自从余多生了



个儿子后，基本就人间蒸发了，想喊他出来，难。

一打电话准要“换尿布”啦，“哟，水烧开了要泡奶粉”啦，“天啊，我的小祖宗怎么又拉屎了啊”等等。张纪年就纳闷儿着，他家不是有老婆还有个保姆么，咋就他在瞎忙乎着，那些女人都干什么去了？

“余多同学，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，忙什么国家大事家庭小事鸡毛蒜皮事，还是见不得人的糗事，都给爷出来，咱去喝它个天昏地暗天南地北不醉不休不醉不归。”

“咋了，张纪年同学，跟老婆吵架了，还是受了啥刺激了？”

“比老婆吵架更严重。”

“啊？到底啥事，不说我挂了，我手头在洗尿布，忙着呢。”

“别啊，你今天敢挂我电话我们就立马绝交，来，陪哥喝一杯吧，祝贺哥重新成为单身一族，从此又可以祸害各家黄花闺女与良家妇女。”

“啥啥，不会是——离婚了吧？真的假的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张纪年，要三思而后行啊。”

“又不是我要离，你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好不，是我被离了！你少给我废话，到底来不来？”

“看样子是来真的，可怜的张纪年同学，你没事吧？”

张纪年长叹了口气：“你觉得我像是没事吗？”

“好吧，为了抚慰你受重创的弱小心灵，我余多决定抛妻弃子，舍身陪君子，就那个啥根据地酒吧来着，那里安静点，咱好好交流下感情，我马上到，喂，薛小雪，你把东西洗洗完，我要陪一刚离婚的哥们儿，非常重要，否则会闹人命的……”

张纪年挂掉了电话，朝镜子里瞅了瞅，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。

不禁喃喃自语，我怎么咋就整一离婚男人相呢？

原来离婚也有离婚相，当张纪年自嘲地讲出这话的时候，余多差点喷酒：“我看你这副鬼样还真有离婚相啊，那么你看看我，我现在是啥相。”

他挺了挺那壮实的胸肌，张纪年瞄了他一眼：“你啊，整一小人得志家庭小妇男相。”

余多拍了下他的肩膀：“你还真讲准了，不过这个小人可不是我，我们单位不是最近搞啥年度评选吗，某个同事啊，怕我抢了他的名头似的，处处找老子的碴儿，不就几百块奖金跟一个名头嘛，他爱要要去，爷可没空陪他折腾，家里么，我的小皇帝才四个月，老婆说，她十月怀胎生个崽子这么辛苦，差点把命都搭上，你总不能让你的女人流血又流泪吧，这回，总得轮到你辛苦下吧。这话讲的，我还敢有异议么，这爹妈当的。”

张纪年窝声窝气地说：“你还好，老婆就算走了，还留下种子，以后也省得瞎折腾，我就一干二净了。”

“你哟，瞧我这人，光顾说自己了，离婚这事，说实在话，还是干净的好，离也离得清静，以后不用再因为孩子的问题还牵扯不清，况且，这事受苦的是孩子，最无辜最有阴影的也是孩子，我想，你们俩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有心灵阴影吧。唉，我说张纪年啊，女人变心的时候总是有点预兆的吧，一有预兆就得把那冒泡的芽儿掐死在萌芽状态，怎么能让它茁壮成长呢？我怎么说你呢，你难道就一点都看不出来苗头？”

“我当时还真没注意，你知道保险那行业，没什么时间概念，有事没事都得联络下感情么，特别是那些磨磨蹭蹭犹豫不决的主儿，我哪想到联系感情会联络到床上去了啊，早知道苏伦意志这么薄弱，说什么我也不会让她干这事的，女人啊总有那么点虚荣心，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，但那男的长得比我更不怎么样，所以，像苏伦这么精明的人，如果没有好处让她得了，她也不会轻易上钩的。现在想想，原本她一直清汤挂面，早上起来有时脸都懒得洗，而后来突然间就花枝招展，化妆品首饰都摆满了整个梳妆台，衣服也一件一件地换，看得俺眼花缭乱，整个交际花似的，我应该就瞧出苗头了，可是，那时候，我以为是一个女人积极向上的心态转变，并不觉得是件坏事啊。”

说话间，张纪年又干掉了一瓶啤酒：“是我没出息，忽略了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不知道她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，只觉得，对她好就行了，把家里的活儿揽了就行了，但是这个婚离得我，实在是一肚子的闷气。”

“行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再后悔也没用，人家这头跟你离，那头搞不定已经大摆喜酒庆贺他们的再婚呢，你也不用自责不用难过，离了就离了呗，还真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成，况且，那树也不要你这根绳子了。没有了大树，这



不,不是还有大把的鲜花吗?说不准啊,比那树儿更香更好。”

说到这里,余多突然很激动地拍了下大腿:“对了,说起鲜花我倒想起来了,听说那个叶落落离婚了,哈哈,这不是天赐良机啊?”

“叶落落,你说的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叶落落?”

“是啊!”

“什么,她也离——离——婚了?”

张纪年舌头有点打结,想起了年少时期的那些陈年旧事,叶落落是张纪年的高中同学,要知道,当年张纪年喜欢叶落落的事,基本上是知道张纪年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喜欢叶落落,并且,知道叶落落的人也都知道张纪年,并不是两个人有多好,而是因为张纪年简直就是叶落落的跟屁虫,她上哪,他都要跟着,就连上厕所,他也要在女厕所外面候着。

那时,张纪年就是喜欢叶落落,死心塌地地喜欢,具体原因他也说不出来,或者,就如大家说的那样,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
他记得当时对叶落落就一句话,如果你不给我当女朋友,我就一直跟着你。张纪年现在想起来,都为自己当年的胆大狂妄与那股韧劲而汗颜。

然后叶落落说:“我如果给你当女朋友,你就给我滚远点,越远越好。”张纪年说:“不行,滚这么远,怎么当女朋友呢?”

在叶落落的心目中,张纪年只是个成绩很一般的小流氓小混混,她怎么会喜欢上流氓呢?后来,她正儿八经地对张纪年说:“如果你考上清华或北大,我就做你女朋友。”是的,这样的小流氓,怎么能考得上清华或北大呢?

张纪年同意了,他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,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北大,但是,这边还没革好面,那头,就被心急的叶落落给告状了,结果他的班主任给他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思想工作与义务教育,他的事迹更是弄得全校皆知。

当然,后来他不但没考上北大,普通的也没考上,也就没继续念下去了,然后托了个后门在邮局工作,做邮递员。那时候,邮局职工可是个好饭碗,可是,某一天张纪年突发奇想,给他负责投递的那片区的姑娘们全都递上一封情书,这事情是张纪年与余多,还有缪青铜一起干的,三个人抄得手酸臂疼,



结果收到的回信N多,于是便挑精拣肥,留下几个文笔过得去,模样儿也还行的姑娘保持着联络,联络着联络着就联络出了感情,而那个缪青铜一糊涂,竟然留了地址,结果有三个姑娘同时找上了张纪年,而且败就败在那几个姑娘偏又特泼辣,又是都认识的,仨便联合了起来,告到了局长那里,说张纪年不务正业,利用职业之便进行欺骗。

这事闹大了,鉴于不利影响,局长亲自劝退,张纪年这临时工也没法继续待下去,送了两个月的信就歇菜了,现在他们想起这件事情,都会取笑张纪年一番。

但是,张纪年真心实意写给叶落落的信,却从不见她回过,女人啊,真是绝情的动物。

“喂,你想什么呢,不会喝晕头了吧?”

“噢,你说叶落落离婚了?我怎么不知道这事,她——为什么会离婚呢?”

“总有原因的吧,谁吃饱了撑着,好好的离什么婚,这年头诱惑多了,坏女人多,坏男人更多,像咱这么意志坚定贞洁不移的男人还哪里找去,你以为人家都是咱们啊?”

“得,你还真敢说你守贞如玉?”余多有几斤几两在什么时间干过啥,他还不清楚。

“喂喂,咱现在说的是你人生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物,别打岔,告诉你吧,她跟我家的那位还是挺好的朋友呢,本来我还不准备告诉你的,免得你起了怜香惜玉之情,做了红杏出墙之事。既然你也离了,就无妨了,也给你一个机会,要不这样吧,几时我约个时间,来我家吃个饭,我让老婆把叶落落也约过来,你说怎么样,够哥们儿吧?”

“这个,这个不好吧?我都这么多年没见着她了,会不会尴尬?”

事实上,令张纪年觉得尴尬的是,他以前对叶落落的死皮赖脸、穷追不舍,而不是现在见着她会觉得怎么样。

“得,咱都是三十岁的人了,都为人父母了,谁还会为这么久远的事情闹腾,还真吃饱了撑着,她啊,跟咱念书时没太多的改变,虽然模样比不上你的前妻,但瞧着挺顺眼的,耐看。”

这时,余多的电话响了起来:“我在跟张纪年唠家常呢,回去再跟你说,

啥，都十一点多了？时间可真快，好了好了，我这就回去了还不行么？”

挂掉电话，余多拉着张纪年：“行了，咱也喝得差不多了，回去吧，啊？离婚有啥，好莱坞的星儿不都三婚四婚五婚的，这不咱跟名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，所以说，这年头，不离婚还奇怪呢，噢，呸，我是指除我外，你看，缪青铜也在离不离之间闹腾着呢，要不是女儿的归属至今都没谈妥，这婚也早就离掉了。”

这时的张纪年连灌了好几瓶酒下去，已经喝高了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：“那你回去吧，我找缪青铜喝去，对，我应该找缪青铜才对——咋找上你了，我要跟他继续拼酒——呃——”

一时间，余多还真没辙了：“那咱去他家喝中不？反正他老婆也回娘家了，分居了。”

“好，喝，继续——喝——”

余多只好搀着张纪年打车到缪青铜的家，这时，缪青铜睡意惺忪地出来开门，余多赶紧说：“这小子就交你了兄弟，保重。”

说完余多一溜烟似的飘走了，缪青铜还没搞清怎么回事，就看到张纪年趴在门口的地板上，呼呼大睡。

2 小事儿不小

余多赶到家，小儿子在闹腾着，自从有了小子后，本来有条有理的一个家，就整个一战场似的，每天都兵荒马乱，战鼓轰鸣，人仰马翻，没一天能偃旗息鼓，清静点儿。

而且有时他老妈还经常过来帮他们一起带孩子，他也挺纳闷儿的，就这么个小人儿，能弄得一家都人仰马翻，围着他团团转，真是没当过爹娘真不知道爹娘的艰辛啊，看来自个儿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，所谓的百善孝为先真没错啊，老人家一定要孝敬的。

余多感觉自己的生活在这儿子的出生后全然换了模样，以前还净想着去哪里吃点特色菜，唱唱小歌，喝点小酒，打打小游戏，现在是什么心都没了。

而薛小雪的脸色就像是铁板牛肉：“明知道儿子还这么小，我一个人怎么照顾得来？这小子差点摔地了，你干啥去了，鬼混到现在，还一身的酒气，你给我老实招来。”

“老婆啊，我好不容易鬼混一次嘛，这不是去安慰张纪年了嘛，祝贺他从此有再婚机会。”

“啊，你说的那个离婚男人就是他啊，真离了？说实在的，张纪年是我见过的最顾家最本分的男人了，这样的男人居然也被踹了，真是命运弄人，我看那个苏伦，不出几个月准后悔。”

“得，人家啊现在是贵妇加官太太了，老公仕途亨达着，还是个正局来着，她自然吃香喝辣乐不思蜀了，哪有时间想着张纪年的好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女人的感情可细着呢，时间一长自然就知道了，当着官还

明着住别墅，枪打出头鸟，我看哪，他们的好日子不会太久。”

“人家是靠炒房赚的钱，你可别乱讲话。”

“这个他自己清楚，我可告诉你，如果你想离婚，可以，净身出户，儿子、房子、车子一个子儿都别想。”

“不会吧，这也太狠了吧，总得给我留样吧，呸，我们怎么会离婚呢，俺家有娇妻嫩子的，哪能舍得离！你看，孩子都睡着了，咱就别吵他了。对了，你几时把叶落落给约过来，给张纪年牵个线。”

“好啊，我看行，不过叶落落可有一个女儿了，女儿可是判给她的，由她带着。”

“这些问题，咱可不管，也管不了这么细，王八对绿豆，如果真对眼了可是他们的事……老婆，我好困……”

好不容易小娃儿不再闹了，乖乖地合上眼皮进入小梦乡，薛小雪便把他抱到旁边的婴儿床上。

“你说那个张纪年也真是的，既然老婆有了出轨的苗头，就应该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把老婆给感化了，也能回心转意，咋可以又是生闷气又是吵架，吵多了感情都吵没了，这等于顺水推舟，把老婆往别人的床上推。”

“得了吧，你们女人还不一样，有点风可捕有点影可捉，就大吵大闹没完没了，为了逼供啥活都使出来了。”

“这还不是为了家庭稳定么，叶落落也怪可怜的，什么人不好嫁，竟然嫁给了一个赌棍加酒鬼，酒喝多了，还不出事，把人家给捅伤了，我早就劝她不要嫁给那种人，她硬要说爱情是不会在意这么点缺点的，她要把他改造过来，说什么嫁给坏男人，这样才能显出爱情那伟大的力量，这下好了，非但改造计划不成功，还差点被老公给卖身了，我看她离神经分裂也就差那么点了，幸好他男人进去了，倒还是好事，唉，这个叶落落也真是苦命，那么多的男人追她，你说她偏偏就挑了这么个不争气的……”

这时，薛小雪怎么感觉身边咋没一点动静了呢，扭头一看，余多睡得哈喇子流了一枕头，她叹了一口气。

事实上，余多在婚后出轨过一次的事情她是一清二楚，那时候，她怀孕三个多月，那事儿自然不行，余多经常是摸着摸着然后又叹了口气，做老婆